

我在開始親近他的時候，聽他講經，跟他相處，淨空老和尚真的是，我內心裏說，他真是逍遙侯，他是很逍遙很自在。你在公車上遇到他，或者在法堂上遇到他，他就是那麼樣的親和那麼樣的慈悲，令你感覺你可以和他交心，所以我有很多問題問他。有一天，他跟我們講，要辦一次二十四小時念佛，他也陪著大家一起念佛。二十四小時念佛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他很慈悲在後面擺了兩排椅子，有靠背的，念累了可以休息。他真的像古德一樣，對弟子有一個談話。他問我二十四小時念佛有什麼心得。我說有：坐在那裏也在念，到後面休息也在念。他跟我講：「這就對了，念不念皆念！」他的話總是讓我一下子就起悟。

有一天，我對老和尚說：你幫我再皈依一次。他說「好啊，就現在呀。」就在佛堂裏皈依，還給我一個法號「智岩」。我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念珠，我說請師父幫我戴上。他說「在家居士是不戴的，但還是幫你戴上。」他也讓你知道在家居士是不戴的，但是還是給你戴上。

在我看來，我們生活在人間，我也有一點年紀了，七十三了，再往前看，好像總得也要回家，總得要知道家在哪裏。我知道，家在哪裏，很清楚。有一天，我跟淨空老和尚，又談起這樁事情，我向他求證，是不是這個樣子？他說：「不是這個樣子，又不然是什麼樣子呢？」

他有一次跟我講，你可不可以到澳洲去，我說是做一次演講還是長期？他說是長期。我說不行。他笑嘻嘻的說：「不行那就不行了。」他不問為什麼。他不是個很權威，要人家怎麼做怎麼做的人

，他那個慈悲那個包容，跟他一起學佛，你光是看他的笑容，或者跟他同餐一次，都會受到感動。我跟他用餐很多次，他是很莊嚴的，在用餐中，他也會跟你談幾句，很自然。跟他用餐你所得到的不是用餐，是法食。他真的把佛法的智慧傳給了信眾，甚至於給我們的這個世界一個希望和典範。

——二〇一七年九月訪談